

游廬山先生集卷二



易說

象曰大哉乾元節

乾曰大哉坤曰至哉大則无所不包至則无所不盡乾之大无方而坤則未離乎方也

終日乾乾節

終日乾乾反復於道也反復宜與復卦之反復同釋終日乾乾行事之時而曰反復道何也盖君子之行事雖汲汲皇皇而易簡之理未嘗離也亦行

其所无事而已九三在下體之上將離人而天矣  
故有反復道之象若夫聖人作而萬物觀則天德  
之所為確乎能其事而已矣雖有為而未嘗為反  
復不容言矣

君子體仁節

道者天也道為萬物之真故足以統天仁者人也  
仁為衆善之首故足以長人猶之萬物發育乎春  
而實為長子也大為之制經為三百曲為之防詳  
為三千要皆歸于大中而已故曰嘉會足以合禮

猶之萬物相見於夏而離為文明也義主于刺制  
而利不生於其間則不和先王之義勞之乃所以  
逸之故民至于忘其勞殺之乃所以生之故民至  
于忘其死蓋利之實行乎其中矣故曰利物足以  
和義猶之萬物彫悴於秋而說言乎兌也事以智  
謀物以智創智而不貞則事不立貞者正而固也  
謀之不正則異議得以屈之守之不固則衆力得  
以傾之豈事之幹哉故曰貞固足以幹事猶之萬  
物終藏於冬而成言乎艮也君子行此四德則乾

道在我矣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節

龍德而隱故不易乎世龍德而正中故曰善世而不伐不易乎世者用舍在我故遯世无悶不成乎名者非譽不在物故不見是而无悶確乎其不可拔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矣非伯夷柳下惠之徒何足以與此若孔子則聖人之時不專於勿用也其易世之志未嘗一日而忘故曰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也

潛龍勿用節

潛龍勿用節  
乾元亨利貞

揲著之法遇九六之數則變乾以純陽故陽極而亢坤以純陰故陰極而戰如其不變則亢而災戰而傷不能免也乾以用九則陽知險而變故无首而吉坤以用六則陰知阻而變故永貞而利乾坤純乎陰陽者也故有用九用六與他卦不同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天之則也故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君子學以聚之節

乾之道不盡於九二故有學問坤之道盛於六二

故不習无不利

坤

坤者純陰之卦也故初六陰生有履霜之戒六四重陰有天地閉之象

象曰至哉坤元至應地无疆五節

乾曰大哉坤曰至哉大則无所不包至則无所不盡乾之大无方而坤則未離乎方也坤順承天則於乾之道亦无餘矣特不出於天之外而已故曰至哉坤元言地道於是爲盡也天下之道至于易

而盡故曰易其至矣天下之德至于中庸而盡故曰中庸其至矣體易而崇德則日新體易而廣業則富有故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其靜也翕故曰含弘含言无所不容弘言無所不有其動也闢故曰光大光言无所不顯大言无所不被四者坤元之德也體坤德以有行者非君子不足以與此故曰君子攸行天行健者天之不已也无不覆幬者天之无疆而地之持載足以配之故曰德合无疆盖无疆者以形言也德合无疆者地之配天也

應地无疆者君子之法地也知君子攸行應地无疆則知乃順承天之下德合无疆者合乎天也

六二直方大節

坤之六二靜則為中正動則為直方坤之道盛於六二而直方因動而後見也不言直方則地道之光不可得而見矣故以動者言之

天地變化草木蕃節

蓋言順也言順於勢也蓋言謹也言順於命也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則用順亦必有所處

如齊之田氏魯之三桓晉之六卿其勢之馴致必至于不可解夫胡可以用順耶此初六之堅冰所以明用順之弊也天地閉賢人隱則伏其身而弗見閉其言而不出藏其智而不發唯恐其不謹如鄉隣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非所以為謹矣此六四之括囊所以明用順之善也夫順何尤哉順性命之理而已苟順性命之理安往而不善

君子黃中節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于事業則周公其人也

故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公之大美發于事業者  
既遜而不處其暢于四支者晬然見於動容周旋  
皆盛德神明之容不可得而形容也徒見其赤舄  
几几而已赤舄几几四體不言而喻也 黃中通  
理者養德性之源而通至理也正位居體者正為  
臣之位而居坤體也通理云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  
而已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故宅於心者至虛  
而明居體云者處靜而无倡也稟其令而已處順  
而无作也續其終而已故守其身者至柔而恭內  
外交相養則美在其中粹然无疵矣故見於面盎  
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暢于四支所以  
為美之至也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功高  
而朝不忌任重而上不疑此發于事業所以為美  
之至也古之人有體是道者吾于周公見之矣周  
公既有大美而不居則所得而形容者道德之  
氣神明之容而已故曰赤舄几几蓋暢於四支者  
然也東人欲其留西人欲其歸而名實孚于上下  
不可掩也故曰德音不瑕蓋發於事業者然也公

之碩膚若是而不與有焉則其為美之至可知也  
坤之六二地遠於君諸侯之位也故言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而其動者言之所以為大也六五地  
近於君公卿之位也故言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而  
以其靜者言之所以為美也為臣之義於是兩盡  
象曰屯節

屯宜建侯而不寧何也蓋屯難未解方且急賢才  
以自助故分土錫圭以報有功而崇有德又且與  
之戮力以弘濟艱難故雖建侯而不寧也若豫之  
建侯則四方无虞五刑不用要當建諸侯以藩屏  
王室而已以是建侯則寧矣武王歸馬放牛何不  
寧之有

初九盤桓節

夫建侯王者事也而於初九言之者以剛動而不  
失其正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蓋王佐才也象所謂  
君子以經綸者非初九其誰耶故其體國致君宜  
以協濟為意其曰利建侯者乃代天理物之職也  
象曰蒙山下有險至聖功也二節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抱一不離此蒙以養正之謂也夫唯抱一不離故智雖滿天地而不自慮能雖窮海內而不自爲付百職于衆賢而我无爲焉其致功也吾不尸其事其成功也吾不處其名此聖人之功也筮者占以决疑也占以决疑无不致誠故易以致誠以謀亦以筮言之非假布策也蒙之初筮者致一以有求比之原筮者再思以有擇若夫假爾泰筮則不可以有原也

象曰上下出泉節

山下出泉其一未散其勢未達觀其勢之未達則果行觀其一之未散則育德

初六發蒙節

蒙之初六發蒙而利用刑人何也蓋民之迷則目无所見耳无所聞若以物蒙其首也今欲發其蒙而示之以好惡則彼且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誥令所不能加行義所不能率必欲以利誘之耶則爵无德而祿无功愈非所以勸也故當小懲而大戒罰一以警百然後蒙者畏刑之將至相與從上



之所好而避其所惡故其蒙可得而發也雖然有發蒙之志則刑人而爲利矣苟惡其蒙而刑之不幾於不教而誅乎故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正法云者示之以好惡之謂也

上九擊蒙節

蒙之上九擊蒙若齊之伐燕利其土地重器所謂爲寇也若葛伯仇餉而湯徃征之所謂禦寇也

象曰雲上于天節

雲上于天則澤將下流天下之所徯望也故有需之象飲食人之大欲存焉而人非飲食不生則天下之所需莫急于飲食故需飲食之象而位乎天位以應天下之求亦曰需于酒食而已然幅員之衆烏得人人而飲食之哉亦曰養賢以及萬民而已故君子飲食燕樂者大烹以養聖賢使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焉耳忠臣嘉賓盡其心則小民不失職而人人厭所欲矣九五之所需孰大於此

六三食舊德節

訟之六三才不稱位故有食舊德之象食舊德者

世其祿也世之構訟者皆出於忿慾而六三才不足則內省而无伎位已高則知足而无求夫如是則從上而已奚其訟故食舊德而安也然當訟之時才不稱其位則人必有媚嫉之者故不能无危要之在己者貞固自守而无爭心故雖危而終吉也

九五訟元吉節

訟元吉謂聽訟之主也非身有訟也九五得尊位大中以正決天下之訟已則何訟之有當訟之時至而以中正決之是以元吉也若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則聽訟之道孰善於此吉孰大焉故卦言利見大人大人則九五之謂也且訟而有孚猶窒而後通惕而後寧中焉則吉終焉則凶自无元吉之理

師貞丈人吉節

師貞丈人吉故詩稱方叔元老克壯其猶也老者成德之稱乞其言足以愈人之疾故曰艾憲其行足以助人之善故曰叟其更事多其作謀審其成

德也尊其致道也遠蓋朝廷典刑所賴而非特可以行師也丈人者老者之尊稱而法度所資也師之道以律為主故以丈人言之

象曰師衆也至又何咎矣二節

用師之道將以正天下之不正也故師謂之征已不正其能正人乎此師之所以主乎貞也剛中而應任將之道也行險而順興師之義也仰順乎天无違天以干時俯順乎人无拂人以從欲興師之順如此則民之從之雖犯難而忘死矣故能以衆正以衆正之則人皆知其欲正已而已天下孰不趨于正哉其爲王也孰禦故吉且无咎

六二比之自內至不自失也節

比之自內者非枉已以外求也上之人訪逮幽側至誠以相與然後出而應之故爻稱自內而象以爲不自失也六二居中得正與九五爲正應迹遠而志同位殊而德合故以自內言之若伊尹之在莘而湯聘加焉非自內以比耶尹負鼎干湯孰謂聖人乃不知比之自失乎

象曰風行天上節

風行天上柔巽之上行也君子觀象於此則美其文德也天以剛健故其事武地以柔順故其事文風之柔无所不入地類也故有文德之象舜之格有苗文德之懿也詩稱仲山甫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則所以畜宣王者文德而已矣故有明哲保身之說異乎伊尹之於成湯太甲也

上九既雨既處至有所疑也

以臣畜君至于和且至則畜道成矣猶當尚德以載之不可以賢臨之也尚德者无所不用德也故象以爲德積載何則君臣夫婦人合也人合者易以睽故雖貞而厲若恃此以行而不止則陰疑於陽月盈而逼矣故雖君子之道猶爲凶也所謂有疑者陰疑於陽之謂也

象曰履柔履剛也至光明也

卦之才則以一柔進退履衆剛故有履虎尾之象然而不咥人亨者說而應乎乾故也蓋說而已不應乎乾則不敬應乎乾而已非說則不和夫敬以

和何事不行君子之所履苟在於是則雖暴人之  
前无虞矣雖蠻貊之邦行矣况于華夏乎故履虎  
尾不啞人而又亨也君子之所履未嘗不在於禮  
而禮勝則離今至於履虎尾而亨則其他可知矣  
此履之善也此合一卦之才言之若就一爻之義  
則六三蹈虎尾而凶矣故爻象異辭猶之象言剛  
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而九五言夫履貞厲也 剛  
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者兌澤下流故也膏澤下於  
民則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內省不疚矣此天下  
所以心悅而誠服也天下心悅而誠服則親之若  
父母仰之若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可不  
謂光明矣夫若其據利勢之重阻法度之威以臨  
蒞天下而澤不加於民則民咨胥怨疾首蹙頞而  
相告矣夫如是則從之者勢也而心背之事之者  
貌也而腹非之夫何光明之有

象曰上天下澤節

天高地下禮制行矣人之所履禮而已故上天下  
澤有履之象君子觀象於此則可以辨上下上下

既辨則名分立而民志定矣此以成卦之體言之也 禮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蓋上下之分嚴則豐者不為有餘殺者不為不足而民志定此先王因人性以制之而理之不可易也其或強有力者竊其非分而有之欲自以為榮是播其惡適足以發笑而自黜爾所有者非其分既不足以為榮而身陷不義更足以為辱愚孰甚焉此臧文仲居蔡所以為不智也季氏以八佾舞三家以雍徹正類於此而臧文仲當時名大夫必嘗以智稱故仲尼以為何如其智以明其大者不知其他不足稱也如以為先王之為禮將以籠天下之愚而拘之則荀卿化性起偽之說行矣譬如今人未仕而服青紫人必以為病狂文仲之愚不幸類此

初九素履往至獨行願也

中庸言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外蓋位有貴賤得喪而君子不因其位而改其素也履之初言素履亦猶是也素之為言无飾也 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借美於外哉 孟子所謂不願人之膏梁文繡

者是也履此而往則志之所祈嚮者非有徇乎人也獨行其平昔之志而已故曰獨行願也在履之初未交於物故有素之象

六三眇能視至志剛也

六三以一陰獨立於羣陽之中而又處非其位故有眇跛之象猶之陰而无匹也眇能視跛能履明不足而行不全也故有武人之象若用此以蹈危其能无傷乎惟武人用此以聽命于大君則處陽而志剛可以有為矣大君剛中正而履帝位者也明足以照理行足以率人故武人聽命而有為可以无虞而有功矣

上九視履考祥節

視所履之善惡所以考失得之報盖禍福之來必象其德而還之也在履之上為履道之成在我者无非禮矣故其旋元吉其旋者象其履以還之之謂也

象曰天地交泰節

財成天地之道猶言燮理陰陽也輔相天地之宜

猶言寅亮天地也寅亮者事功之所及如羲和之職是也此體天地交泰之事也至於燮理則非體道之全而與天地相流通者不足以與此此體天地交泰之道也財者節其過也猶言範圍成者補其虧也猶言彌綸範之使有常則日月无薄蝕陵谷无遷易四時常若風雨常均若此者範之者也圍之使无踰則春無淒風秋無苦雨冬无愆陽夏无伏陰若此者圍之者也彌之使不虧其體則覆幬者統元氣持載者統元形陽敷而能生陰肅而能成夫是之謂彌綸之使无失其敘則日月代明寒暑迭運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夫是之謂綸

彖曰否之匪人節

比之匪人言所比非其人也否之匪人言致否之因也君臣上下在朝者非其人則將引天下之叨憤姦回萃於朝此所以致否也群小在上而衆邪逞故不利君子貞當是時非有大人之德則處否而未必亨非有大人之才則不足以休否伊尹五就桀而當時群小不能害焉非體道忘我孰足以



與此以顏子之賢遊於人間世仲尼猶以心齋告之則爲君子類者處否之時正當全身遠害而已有國家之道君臣而已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蓋惟君子在朝然後君臣各得其道上下合志而天下之情通此國之所以立也如君不君臣不臣則天下无邦矣猶之父不父子不子則无家矣无邦者其道亡也

六二包承至不亂群也

否之六二下乘初六上承六三二陰皆小人之象二不包初則小人畜忿而陷我矣不承三則小人依勢而藉我矣故曰包承小人吉此言君子之居中守正者全身遠害當如是也若夫至中至正之大人則不然體道虛己以遊人間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蓋嘗入獸不亂群矣况於人群乎故能處否而亨也若伊尹五就桀而群凶不能以害之是也揚子以不離其群爲聖人蓋知不亂群之說也

六三包羞節

六三在下體之上位寢顯矣而當否之世不能去  
又以陰柔處之是可羞也世之寡廉鮮耻苟賤之  
士處顯位以播惡於衆而自不知其醜者多矣六  
三與中正剛明者爲鄰則見聞所漸亦知其可羞  
矣惟以資質陰柔不能行其所知至于忍恥而冒  
處故謂之包羞

九三伏戎于莽節

伏戎于莽欲以劫五之下接也升其高陵欲以扞  
二之上比也二五以同德合而九三居剛不中不  
也  
務德而欲以力爭宜其三歲不興也三在下體之  
上有高陵之象故曰升其高陵其者指三之本體  
也

九四匪其彭節

舒王以匪其彭爲其旁不知所據何說且近君之  
位有下比之嫌怨非獨大有之時爲然伊川以彭  
為衆多似乎大有為親一說彭有張大之意當大  
有之勢居近君之位輒據而矜之志于張大則群  
賢解體天地鬼神亦且弗祐矣此昧者所以敗也

辨哲明之著也

六五厥孚交如節

大有之成體文明而剛健之主故能以至誠與下而下亦以至誠應之上下合德而无間故曰厥孚交如為大有之主高拱尊位其明不可欺其健不可陵則人之畏之將如神明矣故曰威如吉彼且推赤心置人腹中其胸中坦然无疑忌誰肯用教以御下哉此太平之君子所以易而无備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節

六五有至信之德而上履之故有履信之義五為大君而上九與衆陽同體而應之故有思乎順之義上九為明之極而自處无位之地推衆陽而進之故有尚賢之義能如是則无天災物累无人非鬼責天人交助之宜其吉无不利也自天云者理之必至非有求而得也伊尹將告歸旁求俊乂啓迪後人自不居其成功蓋用此道也又以尚賢者體信順以處已而又以尚賢也

象曰盍剛上而柔下至天行也

飭蠱以有事者不可以有擾故於蠱以先甲後甲言之甲者仁柔也發號施令者不可以徇人故於巽以先庚後庚言之庚者義剛也傳曰通變之謂事事往來終始如循環必至之理也故曰天行君子察於此故先事而豫以弭于未然故能致治于未亂非知幾不足以與此後此而圖以防其將然故能轉凶而為吉非知化不足以與此三日者成數也原始要終亦推其數而已先後至於成數則无虞矣 巽而止者飭天下之蠱義主於巽而道貴於止也巽而止則元亨而天下治矣故諸爻皆以家道言之蓋當是時治大宜如小治衆宜如寡治煩宜如簡一切以柔巽自處而无意于動衆順其序而弗擾因其情而无拂如子之任父事則觀聽不駭而害已消矣且有而為之其易邪如欲以發強剛毅勇於作為多所紛更者任是猶治絲而棼之益以壞亂而已非治蠱之道也

初六幹父之蠱至意承考也

初六才不足以應宜不足以幹蠱而能考无咎者

以柔巽為體而意專於承考也意承考者子道之正也故爻稱為有子况夫一家之事固不煩而初亦未廣也持吾承考之意以從事則何事而不濟耶書曰罔曰弗克惟既厥心意在于承考斯能盡其心矣人心其神矣乎能盡其心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才之不足非所患也

九二幹母之蠱至得中道也

九二處多譽之地才有餘而道不失中固衆譽之所歸六五因衆譽而用之則人情莫不悅服彼其才足以任劇而以中道承柔中之君則其君且仰成而繼志述事有餘地矣然譽在下而上不忌者得中道而承以德也

九二咸臨吉至未順命也

君倡而臣和禮之正也若臨之九二以剛中之才任六五之眷倚則有從道不從君之事矣故象以為未順命至于為上為德而君臣一道則上之所倡豈終不和耶故以未順言之咸臨吉无不利者二與五以同德相與至誠以相應而无私意也

其順之實固已見於未命之前矣故曰未順命也  
猶言未占有孚也

六四至臨无咎至位當也

臨之六四為至臨者應下而順上守之以正以臨  
其民則民敬而從之是其為臨也可名為至矣然  
多懼之地而才不足以有為非若六五知臨之大  
也故稱无咎而不言吉適當其位而已

象曰大觀在上至天下服矣

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蓋天下之化非有資  
於號令之鼓舞也刑賞之懲勸也一於誠而已誠  
至則天下徯其志而從之如恐不及矣故曰盥而  
而不薦有孚顒若先王之化民豈能拂其所有而  
與之以所无哉亦曰順以巽而已中正民之性也  
順其性而入之則將淪肌膚而浹骨髓矣下觀而  
化自然之理也

六三觀我生節

六三觀我生進退者省諸已也度德以就位量能  
以任官也九五觀我生者驗諸民也所以審好惡

而察治忽也夫如是則興事造業無過舉矣故无咎此在上位者與德稱而志在民者之所爲也故特稱君子以別六三也若夫上九之觀其生則觀其時之施設也此有君子之才而无其位身在畝畝而志常在君者之所爲故亦稱君子而象因其有觀以知其志未平也

象曰山附于地節

山附于地則山頽之象山至于頽則以下不厚而上危故也

象曰復亨剛反至天地之心乎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主於生物復之時未有物而物以陽復而生博愛者聖人之心也復禮未有愛也而博愛之實由復禮而出故序卦曰復則不妄无妄者天命也先王以此茂對時育萬物則於博施濟衆也何有

六二不耕獲至未富也

无妄之六二不耕而獲不菑而畲以明君子之於物也應而不倡其于事也述而不作非樂通物也

樂循理而已矣循理而已則有行有爲皆天命也何妄之有焉雖然六二得位矣而非尊位故其勢不得以始事得中矣而非大中故其才不足以創物是故象以爲未富若夫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應時而造以敏成功其爲无妄孰大於此

大畜利貞節

說者以大畜爲君畜臣夫賢者易祿而難畜而盛德之士盖有君不得而臣者恐无畜大賢之理如以爲所畜者非盛德之彥則不足以當所尚之賢而非所謂止健也且攬群材而並用之故重道輕祿者不足以自高宜莫如堯舜而童牛之牯殯豕之牙徒取于私欲不行豈聖君之盛德曾何健之止乎又以不家食爲聖人能養賢以及萬民不待家食而民被其養矣然自古養萬民者藉令不知爲政亦无家食之理况大畜尚賢之卦也其畜道之成亦曰何大之衢亨未及言養民也恐不須生此義



象曰大畜剛健至應乎天也

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小者之畜也古之人有行之者若仲山甫之於宣王是也故詩人稱之曰柔嘉維則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剛上而五承之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古之人有行之者若伊尹之於太甲是也故高宗稱之曰先正保衡作我先王則補衮之闕不足道也夫人主之利勢固能利害而擅生殺矣可不謂健已乎非有大人之正德終始惟一者孰能止之昔之辯士蓋有能變亂名

實而使其君虛已以聽之至于踈間親新間舊言聽計從无不遂其意者其術智亦足以畜其君矣而君子惡之爲其不正耳此大畜所以言其利貞也大人在上則天下利見而野无遺賢矣群臣畢進則涖天職而食於朝此所謂不家食也群臣不家食則禮義立而政事脩財用足而百志成萬邦咸寧吉孰大焉亦何難之不濟乎故曰利涉大川當是時命有德討有罪无容心焉天理而已矣故曰應乎天也

初九有厲節

且賢者之畜君亦必有道焉量而後入信而後諫不量而入則將至於失身未信而諫則君必以爲謗已故初則有厲而利已

九二輿說輶至无尤也

二則輿說輶二得中矣有剛中之德有載上之才猶有待而後行非不欲行也道合則從不可則去此中无尤之道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節

九二輿說輶至於三位高而近君矣故良馬逐然世治不輕進國有道不變塞焉故利艱貞猶且日戒曰閑吾衛以防其逸力厚而義不行才全而用有序上非我應也而其德同已非上比也而其志合內之畜于己者如此其周外之畜於君者如此其審則安往而不利哉

六四童牛之牯節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夫然後禁於未發如六四故爲童牛而加牯焉格其非心如六五故爲豮豕之

牙蓋六四純陰而勢順賢者以剛克止之則牯牛之象也

六五殯豕節

六五柔質而處剛又當尊位質柔則嗜慾易以深處剛則躁競易以逞當大畜之時賢者以大中之道正其大本則殯豕之象也禁於未發故能使之棄所習捐所能而人斯與之矣故有喜格其非心則窒其原矣非特禁未發而已也且幽王之惡大矣而當時大夫欲化其心以畜萬邦則畜君之要

正在於格其非心而已故取象於殯豕而无嫌於六五也蓋豕之為象其躁忿足以傷物而賊仁其嗜慾足以伐性而滅義今而窒其原則貪欲之情可化為不求而義不可勝用矣躁忿之質可化為不伎而仁不可勝用矣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則非特人與之而已天斯祐之矣故有慶上九何天之衢至道大行也

畜道之成至于天人交助則賢路自我而四達矣故上九曰何天之衢亨賢路而謂之天衢言陟降

之當於天心也彖曰剛上而尚賢則大畜之義主於上九也然崇俊良以列庶位而推轂賢路使天下无家食之賢者上九之任也故其爻以何天之衢爲言天下至於无家食之賢則道之大行孰盛於此此大畜所以爲先王之盛時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至行失類也

聖人推言頤之爲道以爲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則以上養下頤之正也若在上而反資養於下則於頤爲倒置矣此二與四所以俱爲顛

頤也然二之志在物而四之志在道故曰顛頤而吉而二則征凶也何以知其然耶蓋六二居中得正宜足以自守矣然在下體踈遠而未有祿又動體也宜於處約未能自安故降志以求初初方一意於應四而不答也則又將求其類以趨五五非其應又力不足以自養而何暇養人乎故二爲行失類此以知其志之在物也夫自養以有所養養德以需天下之求頤之常理也今至于屈己以求諸人則失理之常矣此二之求于五五之資于

上所以俱爲拂經也

六四顛頤吉至上施光也

六二行失類至于六四則其志正矣其位近君矣官尊祿厚足以无求矣而汲汲於應初非好善忘勢又將與賢者共之不能爲此若孟獻子之家有友五人焉者近是矣且嗜慾深者其天機淺而士大夫之志或涉于重外則人人得而易之矣今六四之所取重者在此而不在彼則瞻視尊嚴儼然人望而畏之故如虎視眈眈而所欲皆得也欲仁而得仁則无惡於欲矣誰能推咎之哉故四之顛頤乃爲上施光此以知其志之在道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至順以從上也

六五履尊位而德不稱德雖不稱位而其富固无敵矣所以不足者非物也乃能親上九之賢妻已以聽之亦庶乎有以養萬民矣而六二之有求方且養其私而已此五之拂經所以異於二也雖然六五質柔而止體也喜蹈常畏興事其資然也見善未必明用心未必剛故以之守文以之持正可

也若應變以成務則非其任矣蓋疑問一生則亂之機將不可解故居正則吉而不可涉大川不可涉大川為六五之君言之也利涉大川上九之臣言之也使大臣之才如上九足以養下而人主順以從之其蔑不濟矣此周公復政後成王所以四征不庭制禮作樂六服承德也上九由顛厲吉節

六五居正則吉乃如上九之賢則顛之時所細賢以及萬民者皆自我出匹夫匹婦无不與也澤矣夫然故天下信之衆賢助之人主親見其業而深知其所存徧知其所為任之必專小人得以間之天亦誘其衷矣故其迹雖厲而其理吉此所以利涉大川而大有慶也夫以身殉國濟於艱難固大臣之職也詎肯臨危而顧其身惟欲善其後以冀成功則亦審其時而已矣若王未知周公之時則不可涉大川六五是也若公既見察於成王之後則涉大川而利矣上九也說者謂以上養下為顛顛是以顛為正矣故

伊川說

象曰風自火出節

欲齊其家先修其身知風之自也易於家人曰風自火出而君子以言有物行有恒可不謂所自乎

象曰損損下益上至與時偕行

損之三陽皆損已者也三陰皆受益者也損已者或資諸物或取諸身資諸物者損上益下如初九是也取諸身者損剛益柔若九二上九是也初九已事遄往至尚合志也

損之初九曰已事遄往所謂事者損之事也言損初之實以益四之虛也未事而往則恭敬无實而人未孚後事而緩往則於疾无損而事不濟四之志欲損其疾而初遄往使遄有喜焉故曰尚合志也然損下以益上者或失其節則後難繼故必酌損之

九二利貞征凶至中以為志也

兌之情說而陽之性好動故損之九二有利貞征凶之戒盖二既得中矣恐其銳於有為而失中或

至于畔道也 由中出者既已與人已愈多故曰  
弗損益之而其益无方也

六三三人行至三則疑也

上之所任者在道故三得於上為得友友者以道  
言也下之所任者在事故上得於三為得臣臣者  
以事上言也三人行三陰之象也三陰雖同類而  
志不一於上則於三反為累也故曰損一人蓋德  
二三故也一人行則三與上為正應故曰得其友  
蓋德惟一故也已之德二三能无疑乎莊子所謂

汝何與人偕來之衆者亦言用志之不一也

六四損其疾至亦可喜也

物之出有限故必酌損之而所益不過亦可喜而  
已已則有疾初无可喜也因人以去之故曰亦可  
喜也六五自上祐六四得其友而為上九忘家之  
臣豈徒損其疾而已哉

上九弗損益之節

得臣无家謂三之致一也

六三益之至固有之也



益則吉矣而用凶事者所謂吉人凶其吉也三居下體之上當震動之極不用凶事則高而危滿而溢矣非固有之道也所謂凶事者必非衣帛冠布挹而損之行恭而用儉所以固有之也三本剛體而以柔居之故有用凶事之象

象曰夬決也節

揚于王庭誦言于上也孚號誣告于下也告自邑自近而及遠也夫去小人而播告之脩若是其詳何也蓋君子之夬也豈徒夬其人而已固將戮一以

懲百使天下皆知惡之不可為如四罪而天下服也然小人之陰慝其慮身甚周其欲害君子之意甚切將欲決之能无疑乎故初則不勝二則惕號三猶有凶也雖然彼以其邪我以吾正彼以其凶我以吾仁又方與群剛協德盡道以去之其憂不濟乎故其危也乃其所以為光也若夫九五則據利勢操主權其除惡之易如薙菟陸甚易而无危矣然才高而性剛必期於夬夬而後已雖未過中於道為未光也

姤女壯節

姤女壯巽為長女也女壯則乘陽其極將至于為剝故勿用取女而初六有躅躅之戒也以其為巽體也故為女壯以其陰之初生也故為羸豕

九五以杞包瓜至志不舍命也

以杞包瓜者以九二之剛中包初六之柔脆用賢得民之象也用賢得民則我无為也中心守至正而已故曰含章若是者天實臨之降之百祥將不旋踵矣故曰有隕自天蓋明君之於天下安危利

害不惑其心居中守正強為善以俟之所以作元命也故曰志不舍命

九二井谷射鮒至无與也

井道以高潔為體以上出為功故初為井泥二為井谷射鮒蓋其自處汙下而功用熄矣然九二既得中而有趨下之汙何也蓋所居不正則用心不剛又巽體也而上无應故甘心於趨下而不自振其德之地不足稱也

上六井收勿幕節

井之上六則井既清矣无渫也既完矣无甃也既食矣无求也井道之成无所事矣故曰井收收者集其成功之謂也成則如之何亦博施濟衆而已故曰勿幕

易與天地準節

彌之使不虧其體則覆幬者統元氣持載者統元形陽敷而能生陰肅而能成夫是之謂彌綸之使无失其叙則日月代明寒暑迭運將來者迄成功者退夫是之謂綸

範圍天地之化節

範之使有常則日月无薄食陵谷无遷与以時常若風雨常均若此者範之者也圍之使无踰則春无凄風秋无苦雨冬无愆陽夏无伏陰若此者圍之者也 或曰伊川序易曰隨時變易以從道然則易與道為二乎曰神无方而易无體易者道之用也既已涉於用矣且得无從乎惟其變易而不離於道斯可名於无體矣若春作夏長秋歛冬藏皆神之所為也神之所為異於人為者以其從道

而已此四時之所以不忒也老子曰道法自然亦即人所見以明道也先生之意正欲使學易者知變易之必從道則用不詭於易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節

春作夏長秋斂冬藏皆神之所為也神之所為異于人為者以其從道而已此四時所以不忒也

蹟訛蹟

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顯至存乎德行

非思非慮非視非聽了然遺照而獨存者不而明之謂也神存而明之非有心之所能知也此道之所以明无處无出无从无違確乎其能言者默而成之之謂也性默而成之非有為之也此道之所以行

而已此四時之所以不忒也老子曰道法自然亦即人所見以明道也先生之意正欲使學易者知變易之必從道則用不詭於易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節

春作夏長秋斂冬藏皆神之所為也神之所為異于人為者以其從道而已此四時所以不忒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顯至存乎德行

非思非慮非視非聽了然遺照而獨存者不而明之之謂也神存而明之非有心之所能知也此道

之所以明无處无出无從无違確乎其能書者默而成之之謂也性默而成之非有為之介比行也此道之所以行

擬上言二用  
另行

〇〇 詩二南義

綱領

〇學詩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如觀天保之詩則君  
臣之義修矣觀棠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  
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巢之風則夫  
婦之經正矣昔王裒有至性而弟子至于廢講蓼  
莪則詩之興發善心于此可見矣

詩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〇君子之分猶天尊地卑紂未去而文王稱王是二

天子也服事殷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觀武王于泰誓三篇稱文王爲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爲文王則可知矣